

请问芳名

【日本】菊田一夫 著

谁是心上人？

心上人是我那远隔天涯的情人。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the dark silhouettes of a man and a woman in profile, facing each other. The man is on the left, and the woman is on the right. They are positioned such that their heads are near the top corners, and their profiles are clearly defined against the light background.

请问芳名

【日本】菊田一夫 著

周 平 陈生保 译

谭晶华 莫邦富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前言

菊田一夫是日本颇有名气的剧作家。他原名菊田数男，1908年生于横浜，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当学徒，上夜校，奋发好学。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使他后来的文学创作面向民众，努力表现广大民众的喜怒哀乐，素有民众作家之称。他创作的剧本《浅草的孩子》、《我家的幸福》、《鲜花盛开的港口》等，都以富有人道主义的情调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正义感，发表了《东京哀诗》、《堕胎医生》等剧作，揭露社会时弊，反映日本底层民众的呼声和希望。

除了剧作之外，菊田一夫在文学方面的业绩，要数他创作的广播小说了。他的广播小说别开生面，不仅技巧娴熟，情节波澜起伏，而且将人道主义、人物的思想感情及社会伦理道德熔于一炉，使人读了感到情真意切，颇受启发。主要作品有描写战后流浪儿生活的《响起钟声的山丘》、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请问芳名》等。

《请问芳名》写日本投降前夕，一对青年男女在一次空袭中邂逅相遇，相约半年之后在一座桥上再见，可是半年后，男的按时赴约，女的却未露面，原来她已经嫁人。小说以这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穿插写了战后沦为捡破烂的陆军少将，铤而走险的走私犯，为生活所迫的夜女郎，受社会歧视的混血儿等。小说的人物众多，生动地再现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光怪陆离的景象，因而小说曾被喻为“战后日本社会的万花筒”。

这部小说出版于1951年，接着作为广播系列剧在电台播出，从

1952年4月一直播到1954年4月，在日本轰动一时。同时，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拍成了电影系列片。可以说，这部小说在当时的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它拥有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的数量之大也是空前的。作者菊田一夫也因此于1953年获得广播文化奖。

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尽管这部小说的主题尚欠深化，对战争及社会弊端的根源剖析不够，但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是有一定益处的，因此值得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周 平

1987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译者前言·····	1
-----------	---

上 册

第一部 佐渡的旋花·····	2
----------------	---

(周 平 译)

第二部 结婚的幸福·····	192
----------------	-----

(陈生保 张青平 译)

何谓忘却？

忘却乃是忘而却之。

立誓忘却，可是又难以做到，
其情可悲，莫过于此。

谁是心上人？

心上人是我那远隔天涯的情侣。

可是，人言道，

莫为心上人愁断衷肠。

第一部 佐渡的旋花

君 在 何 方

真知子自从出生之后一直居住在东京。1945年秋天，她终于离开了这块熟悉的土地，回到佐渡。那一年，可怕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时间已临近11月底。

佐渡是真知子的生身父母的故乡。如今，战争夺走了她的父母，真知子在东京只能在废墟般的防空洞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她的伯父勘次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决定将她收养，并特地从佐渡赶来东京接她。伯父住在新泻县佐渡市市政府的所在地相川镇，经营一家规模颇大的渔业批发行。勘次性格固执倔强。这种性格似乎跟真知子的父母有些合不来，因此，战争时期，尽管勘次多次因渔业工会的纠纷来到东京，但真知子的父亲只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才给他一间房间住宿。

对于父亲的这种态度，真知子早就有所察觉。可是她没有料到自己会落到被伯父收养，返回佐渡的地步。从内心来说，对命运的这一安排她决没有感到高兴。不过，真知子根据战争结束之后两三个月的生活经验，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如今是失去父母的孤儿，要想在战争刚结束的东京独立生活下去会遇到许多危险，因此，她听从了伯父的安排。

“让伯父为我担心，实在抱歉……伯父特意远道来接我，十分感谢。”

真知子这种深表谢意的言词，显得对伯父有点见外。她在道谢之后，接着又再三恳求：“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回佐渡，心里当然

高兴……可是……能不能推迟两三天出发呢？”

“推迟两三天？那可不行！这废墟一般的东京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了……你还是马上跟我回去吧。”勘次不禁紧锁双眉，向真知子询问延期的理由。

原来，真知子在两天之后，即11月24日的晚上，必须去某个地方跟一个人会面。

这某个地方，就是银座尾张町附近的数寄屋桥畔。从这天算起刚好是半年之前，即5月24日的夜晚，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市中心烧成一片火海，真知子慌忙逃命。当她逃至数寄屋桥畔时，有一个人救了她。同时，就在这刹那间，真知子突然看到一根熊熊燃烧的火柱倒下，将要砸在这个人的头上，她不由惊叫一声，终于使这个人迅速躲开了火柱，脱离了危险。第二天黎明，飞机已经不见踪影。

“幸好没有死去啊……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是啊……昨晚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是多么宝贵啊……”

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手携着手，叹息良久。

“从今以后，不知战争会继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半年之后我们俩还活着的话……就是说在半年之后的……11月24日晚上……我们在这儿会面，你说好吗？”搭救真知子的青年这样说道。

“喂，再次会面吧……到那时候，要好好庆贺我们的生命之河依旧奔腾不息！”

“谢谢……再见，别忘了是11月24日晚上，会面的时间约定在8点吧……”

“喂，我一定来……”

“再见，请保重！”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十分自然地握手告别。

“喔，重要的事给忘了……”青年那张被燃烧弹的油烟熏得黑糊糊的脸上绽开笑容说：“请问芳名……”

“……”

真知子尽管明知自己对这位青年的心思不存在丝毫怀疑，但她仍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而是说：“我一定会来的……决不会死的……肯定会活下去的，11月24日晚上8点……我一定会来这儿的……你也一定要来啊！”

真知子这样说并不是对青年怀有什么警惕，而是感到这样做似乎更富于浪漫情调。

“是啊，也许是互相不说姓名的好……不过，你一定要来啊！”

“喂，一定来……你也要来！”

说着，两个人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不知为什么，真知子又感到互相不说自己的姓名就此分手，有点说不出的难受。

当真知子赶回家里时，才知道家里已经烧成一堆废墟，父母亲也去向不明。她发疯般地东奔西跑，拼命寻找父母亲，最后在神宫外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抱在一起的父母亲的尸体。

如果双亲还活着的话，也许真知子早就忘掉了对那位青年许下的诺言。可是，如今的真知子失去了父母亲的保护。对她来说，那位不知何名、又不知在何方的青年，可以说是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人，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思念的人。这种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感情，对于未曾目睹战争惨状的伯父来说，的确是难以理解的。

“听我说，伯父……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想他一定活着……是他先许下这个诺言的，他一定会到数寄屋桥畔来找我的……只剩两天了……伯父，委屈您在防空洞里暂时住一下，等到那一天再出发吧……求求您。”

然而，伯父听了不禁一笑。他认为那青年说那些话是别有用心，妄图在一个姑娘处于危急关头心慌意乱时，乘虚而入。

“真是荒唐透顶！听了你这一番话，我更加不能眼看着你乖乖地上别人的圈套……今天你必须马上跟我一起走……为了来接

你，你可知道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是丢下了繁忙的生意特地赶来接你的！”

接着，伯父不由分说拉着真知子就走，离开了烧成一片焦土的首都东京。

佐 渡 冬 雪

当勘次他们所乘的轮船将要抵达佐渡港的时候，真知子认识了一位来历不明的女人。

轮船驶离新潟之后，接着横渡每逢秋天至第二年春天风恶浪险的越佐海峡，随后渐渐驶近佐渡的两津港。这时，真知子走上甲板，凭栏远眺，凝望着慢慢接近的海港。突然，背后有一个女人跟她搭话。

“小姐……你是第一次来佐渡吗？”见真知子回过头来，那女人接着说：“哟，瞧你的脸色多紧张，也许是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跟你说话，让你受惊了吧？”

然后，那女人又自来熟地一边笑着，一边走过来说：“怎么流眼泪了？是晕船了？”

其实，真知子并没有晕船，而是偷偷地在哭。因为自从轮船离开新潟之后一直到刚才为止，伯父老是喋喋不休地辱骂那个跟真知子立下誓言的青年，并严厉责备忿忿不平的真知子。伯父在船上不断饮酒。由于是打渔出身，他当然不会晕船，但对于有生以来第一次乘船的真知子来说，光是晕船就够受了。可是，伯父竟不顾四周射来的好奇目光，狠狠地训斥真知子。

真知子实在忍受不了，当轮船一驶进海湾，她就迫不及待地溜出了下甲板的二等船舱。

不过，对于那女人提出的问题的，真知子却摇摇头说：“不，我根本没有哭，是晕船了……瞧这船晃得多厉害……”

“从秋天到春天，这条航线上的海浪是厉害！”

女人倒也不再追问下去。

“哦，你瞧，前面那座高山名叫金北山，佐渡这地方可大哪！”

朝着女人所指的方向看去，轮船的正前方有一座白雪皑皑的山脉迎面屹立着。

“佐渡已经进入寒冬了！”

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山顶，凶猛地吹来。此时真知子想到自己今后将要在岛上度过漫长的岁月，不禁难受得淌下了眼泪。

女人十分起劲地告诉真知子有关佐渡的种种情况。可是，当真知子问她是否一直住在佐渡时，她却毫不掩饰地回答，她并没有住在佐渡，而是从十年前开始，一直在新加坡当酒家女侍维持生活。

“看来你是第一次到这个岛上来吧？今后遇到什么伤心事，或者感到寂寞的话，可以来找我……这佐渡岛上有个名叫小木的海港……到了小木镇，只要说找葫芦酒家的拴不住的野姑娘，全知道！我叫阿绫……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在东京呆了一阵子，可是，近来十分流行的那些娘儿们干的买卖，我可干不来……我想了好久，决定重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女人说完后爽朗地笑了起来。

由于年龄与性格都跟自己截然不同，真知子听了这个名叫阿绫的女人的一番话之后，不免有些茫然。不过，真知子毕竟今后要在这个岛上生活下去，因此，她从阿绫身上也微微感受到某种可以信赖的亲切和温暖。

不久，轮船紧靠栈桥后，乘客们争先恐后地上岸，码头上熙熙攘攘，一片混乱。真知子在伯父的催促下，匆匆地与阿绫告别。

伯父店里派来迎接的卡车已经在栈桥上等候。卡车顶着夹雪的寒风奔驰着。

伯父家在相川，这座城市面临日本海。卡车沿着夹在大佐渡与小佐渡的雪山之间的广阔平原急驶而去。

数 寄 屋 桥 畔

那天夜里，后宫春树尽管担心自己会延误回鸟羽去的时间，仍然急步赶到数寄屋桥畔。

半年前的5月24日夜晩，就在这儿，他的生命与另一位美丽的姑娘的生命一起获救。

可惜，当时他既没有问姑娘的姓名，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姑娘，两个人就匆匆分手了。但是，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那火光冲天的夜晩已经结束，黎明的曙光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空时，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互相紧紧地握了两次手。

“她肯定会来的！”

尽管数寄屋桥上的行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春树依旧在桥上踱来踱去，等候着那位姑娘的到来。他的身影在寒风中来回移动着。

战后不久，这一带已经成为卖春女郎拉客的地方。

“约定在这儿会面的……她的那双眼睛不会撒谎的！”

娼妓们见春树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来回踱着，便上前向他搭讪说：“阿哥！找谁呀？我替你找吧……今晚玩不玩？”

这话使春树感到寒心，一阵朔风吹来，他不禁浑身颤栗。

从那天分别以来已有半年，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和平重新到来。自己既然活着，那么，那位姑娘也肯定活着。可是，她为什么不来呢？难道她对自己有怀疑吗？即便如此，那天夜晩对两个人来说，毕竟是九死一生、获得第二次生命的神圣的日子……春树一直是这么想的……她至少应该在今晚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信守诺言！要是不愿意一个人来，也可以同父母或者朋友一起来。自己如此热切地盼望她来，也许是从那天夜里以来，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是，即使是这样，她跟别人一起来，自己也会毫不介意的，只是想见见她，见到她，自己心中的渴望也就满足了，仅

此而已。可是，想不到她却并没有来，在这神圣的、第二生命的诞生之地，却站着那些毫不相干的卖春女郎。寒风凛冽，春树伫立桥上，心中十分哀伤。

春树沉思了片刻，最后朝着设在桥旁的派出所走去。他不由叹息似地说道：“那桥上换了一个世界了！”

“进来烤烤火吧。”派出所里有一位年轻的警官。“你刚才一直在桥上走来走去，是找人吗？”

春树将自己的名片交给警官。名片上还写着春树的姐姐在三重县鸟羽的住址。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我们只是约好在这儿见面……那是在半年前，东京遭到大轰炸的第二天早晨……我遵守诺言，今天赶到这儿，现在必须马上出发回鸟羽去了。如果在我离开之后那位姑娘来这儿的话，请您……”

听了春树的请求之后，警官不禁一笑：“这么等人太难办了！”但当他看到春树脸上恳切的神情时，终于很乐意地接受了春树的请求。

这天深夜，春树乘上了列车，离开了东京，回鸟羽去了。

鸟羽的南风

西崎悠起枝看到弟弟春树归来，高兴得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是一个在3年前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

她在见到春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春树……想不到丈夫在战场上死去后，被抛下的妻子在战时与战后的遭遇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姐姐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想叫你来帮我出个主意。”

鸟羽的城郊朝着南面的黑潮。悠起枝的夫家在这儿开了一片

小小的文具店。每当温和的南风吹来时，可以听到频频传来的涛声。春树情不自禁地说：“住在这么幽静的地方，哪里能体会到战争的可怕！对于世道的变化……感觉当然也就迟钝啦！”

“不过……对待象我这样的战争遗孀，态度却未必如此啊……”

据悠起枝说，时代一变，亲属对她的态度也相应改变。这时，有人拉开面朝着后面海岸的格子门问道：“对不起，请问悠起枝在吗？”

一听到这个声音，悠起枝马上对春树说：“谦吾来了，你还记得他吗？”

据说悠起枝嫁到西崎家之前，水泽谦吾跟悠起枝是一对恋人。

“唯有谦吾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春树可别忘记他啊。”

年迈的流浪者

真知子回到了佐渡，春树也因姐姐的召唤回到了鸟羽。就在那第二天夜里，而且是深更半夜，一位年迈的流浪者伫立在数寄屋桥上发愣。

寒风飕飕地吹过废墟一般的市街，流浪者似乎是从日比谷公园的方向走到这儿。从稀稀疏疏的路灯下看去，他好象是一个衰老的复员军人，穿着难以御寒的夏季军服，两肩的肩章也许是被硬拉掉的，还留着绽线的痕迹，唯独那儿的布色尚未褪掉，这一切更显得这位老人十分穷困潦倒。

老人胡子拉碴的，似乎没有心思去修饰自己的脸。他走到桥上之后，好象已经精疲力尽了，倚在栏杆上片刻，凝视着臭壕沟里的浊流。突然，他身子往下一斜，倒在桥上的人行道上，好象睡着了似地一动也不动了。

寒风从躺在地上的这位年迈的漂泊者身上刮过，从昨晚后宫春树前来等候真知子的数寄屋桥上刮过。不一会儿，一双小木屐发出的轻轻的脚步声从银座方向渐渐传到桥上，接着将要蜷缩成一堆破烂布似的流浪者的身旁走过。但是，这脚步声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望着躺在地上的老人。她脚上穿着小木屐，上身穿着一件红色毛衣，下身穿着女学生的校服裙子，全身的打扮颇为寒酸。

姑娘提着肮脏的、带有竹柄的购物袋，怯生生地走近老人，拼命推着他的肩膀说：“大叔……大叔……躺在这儿会得病的！”

躺在姑娘的脚边一动也不动的就是刚才那个年迈的流浪者，他穿着军服，留着乱碴碴的胡子。

小姑娘蹲下来，用两只手推着这个穿军服的老人说：“大叔……快起来吧……你是喝了劣酒醉倒的吧！躺在这儿会生病死的！”

别看这姑娘年纪小，她所知道的语言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姑娘似乎把老人推醒了，老人微微抬起头来。

“你是谁……”

“哟，醒了吗？”

“我好象睡着了吧……”

可是，老人的眼睛立刻又闭上了，似乎马上又要睡着了。

“大叔，怎么又睡了？原来大叔不是因为喝劣酒的缘故……大叔是饿坏了的复员军人吧……睡在这儿可不行啊！要睡也别睡在桥上，不如到银座那儿去睡好……那儿有一幢炸剩下的大楼，大叔知道吗？睡到那儿去暖和些。”小姑娘拼命推着他的肩膀。

“你这孩子真罗唆！”老人又一次抬起头来，满脸忧愁地将小姑娘的手推开。“别来管我……我就是爬了起来，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一步了。让我留在这儿吧……你走开……别为我白费力气了！”

饥饿的老人露出颓丧的神情。

“大叔，你是因为肚子饿才走不动路吧？”小姑娘盯着老人的脸说道：“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了。”

这个身穿红色毛衣、脚踏小木屐的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竟如此谙于世故，她不仅懂得劣酒会叫人醉倒，而且还能从神情中察觉出人的饥饿，如此的成熟跟她的年龄相比，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阿梢，看上去象是一个女学生，但实际上也是卖春女郎，每天夜晚来到数寄屋桥畔拉客卖身。不过，尽管她说起话来似乎十分老练，但在她的举动言语中，毕竟流露出女孩子的那种天真。

小姑娘在寒风中哆嗦着，她急忙拉开购物袋的袋口，一边取出里面的东西，一边对这个年老的复员军人说：“你没有东西吃吧……我来给你……我今天白天在黑市上买了一些糖包，打算回家吃的……新桥车站的前面从昨天起有糖包卖了，馅儿虽然小了点，但倒是真的糖做的……难得看到哪……所以，大伙儿你争我抢，一下子就卖光了！有一个满腮胡子的叔叔跟一个大婶还为排队的事吵架呢，真够呛！”

小姑娘一面天真地说着近来街头上混乱不堪的景象，一面将包在报纸里的胖乎乎的糖包塞给饥饿的老人说：“别客气，吃吧。”

“不要……我没有理由吃你的东西！”

“嘿，何必客气！你不是肚子饿吗？没关系，吃吧。”

这个流浪的复员军人，饿得嘴唇直打哆嗦。小姑娘一面这么说，一面马上抓起一个糖包，用两只手掰开，然后一片又一片地撕下来，不断地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大叔，快吃吧……味道很好哪！”

小姑娘一边将蒸熟了的面粉碎片似的糖包皮往喉咙里咽，一边说：“我昨天和今天都买了这糖包。我怕买不到，所以就在白天先买好，晚上做生意的时候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现在吃的东西能

买到就买，否则到时候想买也买不着……可是，我接的那些客人都是西洋人，他们见了这东西感到十分奇怪，一个劲儿地问我这是什么……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都不禁哈哈大笑！”小姑娘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蠕动着嘴巴和喉咙，使劲地咽下糖包片。

再说这个身穿军服的老人虽然在开始时执意不肯吃糖包，说肚子不饿。可是，到后来他不知不觉用那脏得发黑的手指抓起那土灰色的糖包，拼命地往嘴里塞，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吞。寒风飕飕地吹来，数寄屋桥上的这个老人，看上去仿佛象一头野兽，龇牙咧嘴地在吞着食物。

这个年老的复员军人名叫加濑田修造，原任陆军少将，直到半年以前，他一直在驻农村的某部队总部处理复员事务。当他办完最后的军务之后，自己也离开了部队，流落在战败后的社会上，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今年已有56岁。在复员之后，他一度回到乡下的老家，但老家已经空无一人。听人说，他的妻子在战败之前已去东京，从那以后一去不回，杳无音信。为了寻找妻子的行踪，他只身来到东京，凡是有线索可找的地方，他都找遍了，结果都没有找到，最后自己倒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当然，加濑田修造也曾想去拜访东京的朋友，求他们解囊相助，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曾经由副官护卫着的威风凛凛的“阁下”，就在几个月之前，还拥有众多的部下。他舍不得丢掉这种骄傲，不愿屈辱地到朋友家登门求救，再说眼下即便是知心的朋友，究竟有没有余力帮助他，也令人怀疑。就在加濑田修造左思右想一筹莫展的日子里，他竟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名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了。

“大叔，味道不错吧？再吃一点吧……”小姑娘说道。

“嗯……喔……”修造没有回答，只是停下手来，不再将糖包片往嘴里送了。刚才他为了摆脱饥饿，拼命地吃着糖包。现在，他想知道究竟是谁恩赐给他的。